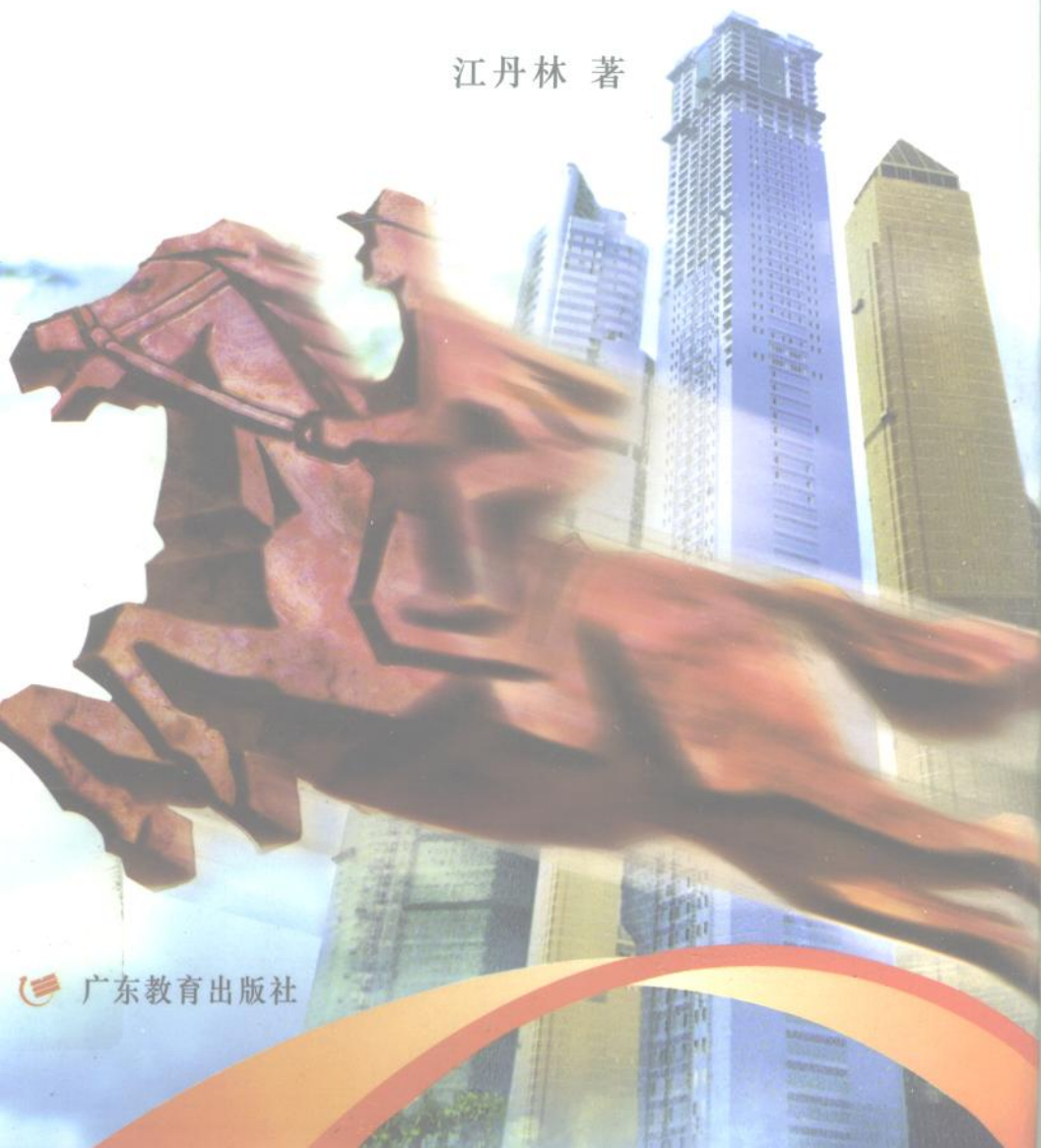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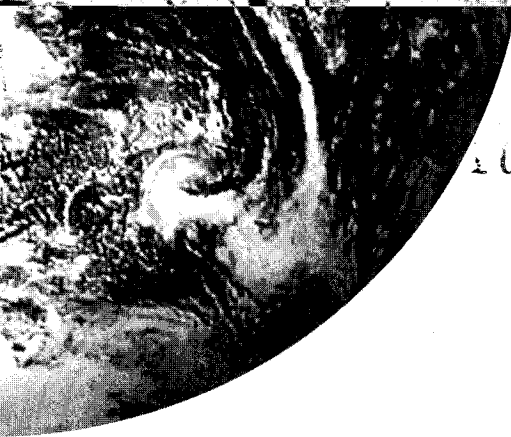
东方复兴之路

——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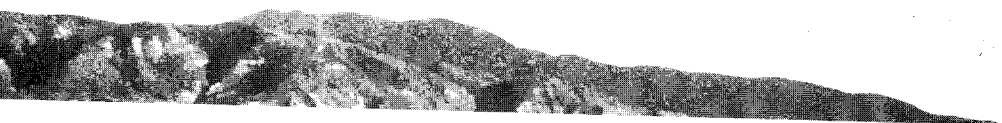
江丹林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104571



东方复兴之路

——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江丹林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复兴之路：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
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丹林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7
ISBN7—5406—3561—4

I. 东…

II. 江…

III. 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

IV. K02

东方复兴之路

——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江丹林 著

*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广彩印务公司印刷

(南海市盐步镇河东)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4.375印张 590000字

1996年7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2次印刷

ISBN 7—5406—3561—4

K·12 定价 35.00元

DI-138/33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黑格尔预言的破产	
第一节 黑格尔的预言：太阳不可能再次从东方升起.....	1
第二节 黑格尔预言的破产：世界重心东移	18
第三节 新的课题：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4
第四节 “新唯物主义”的深刻启迪：历史、理论和 现实的辩证统一的方法	52
第二章 实践提出的新课题	74
——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最初思考	
第一节 地理大发现：一个自叹不如的世界和一个 新时代的到来	75
第二节 东西方社会发展上的强烈反差：西方进步 和东方停滞	91
第三节 最初思考：进化论的启迪与非西方社会落后 国家的相对西方化.....	108
第四节 一分为二：合理思想及其根本局限.....	137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革命变革的理论基础	143
——唯物主义“处女地”的开垦及其对非西方 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启迪	

第一节	社会结构理论的创立：对“人体”的政治 经济学解剖·····	144
第二节	真理的相对性：三个理论局限·····	166
第三节	寻求解剖“猴体”的钥匙：对“猴体”的 人类学解剖·····	178
第四节	新的探索：社会结构理论的发展及其对 非西方社会的普遍意义·····	200
第五节	社会过程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所有制形态、 生产力形态、经济形态辩证统一的实质及 其对非西方社会的普遍意义·····	214
第四章	唯物史观不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 ·····	230
	——哲学方法论的新武器与非西方社会发展 理论的革命变革	
第一节	“生产普照的光”的方法与非西方社会的发展···	231
第二节	交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方法与 非西方社会的发展·····	257
第三节	“头足倒置”的方法与非西方社会的发展·····	273
第四节	历史评价的方法与非西方社会的发展·····	296
第五节	辩证决定论（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唯物 辩证的统一）的方法与非西方社会的发展·····	315
第五章	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家最初思考的理论困境 ·····	338
	——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革命变革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第三次降临人世及其实质： 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	339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 根本特点：实践性、革命性、开放性·····	359

第三节	最初的研究：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 《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	366
第四节	革命变革：新的设想	405
第五节	几个须要说明的问题：适用范围、俄国农村 公社性质的界定、历史发展的一与多、 一个重要的理论局限	422
第六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449
	——当代国外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成果的 挑战与启示	
第一节	当代西方学者的新思考：走不出的“怪圈” ——“欧洲中心论”	451
第二节	当代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学者的新探索： 依附理论蹊径另辟的“得”与“失”	486
第三节	启示与挑战：当代国外非西方社会发展 理论新成果的反思	511
第七章	半个多世纪的脚印：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世界背景	525
	——曲折中前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社会主义建设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 科学预测：“反对树立任何教条主义的 旗帜”和研究视角的重要转折	527
第二节	列宁和斯大林의 实践：前进中曲折的回顾 和思考	555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世界背景	580

第八章 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中国背景	592
——从封闭到开放	
第一节 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失败：落伍根本原因探究.....	592
第二节 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从“走西方人的路”到“走俄国人的路”.....	611
第三节 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背景.....	636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要求：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源头活水	664
——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一节 理论基础：历史观上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和经济学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666
第二节 “为有源头活水来”：从马克思到毛泽东.....	687
第十章 东方复兴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基本内涵	718
——五种现代化模式中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节 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五种现代化模式的比较	718
第二节 真正的思想王国永远是春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过程.....	728
第三节 基本内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内在逻辑.....	740
第四节 东方复兴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世界历史”意义	762

第一章 导 论

——黑格尔预言的破产

真理是最简单的，也是最难认识到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它在世界发展的重心问题上，具体表现为一个从东方到西方、再从西方到东方的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波浪式的前进过程。然而，人类对此科学认识的取得，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第一节 黑格尔的预言：太阳不可能再次从东方升起

许多伟大人物都有预言，黑格尔也不例外。

大约在 170 多年前，被恩格斯称为“最有天才的人物”^① 和“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② 的德国伟大哲学家黑格尔，开始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哲学。他前后共讲了 5 次，时间跨度为 9 年。1837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59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310 页。

年即黑格尔去世6年后，由他的学生和友人爱德华·甘斯编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公开问世。

站在当时欧洲乃至世界哲学最发达的中心——柏林大学哲学“神圣”讲坛上的黑格尔，带着欧洲人的自豪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作了如下预言：一部人类历史重心的发展，有如太阳的行程一般，东升西沉。与之不同的是，在历史的太阳西沉之后，它不可能再次从东方升起，西方将永远占据世界的中心。黑格尔用他思辨哲学中少有的带有诗意的笔调写道：“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因为地球虽然是圆的，历史并不围绕着它转动，相反地，历史是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散播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①

在黑格尔看来，作为世界本原的绝对精神，经历了一个从逻辑阶段到自然阶段、再到精神阶段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由此形成了相应的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精神哲学具体又划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个前后相继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阶段。

客观精神是人类历史的“基质”，它在人类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中表现为“自由概念”。因此，一部人类历史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的历史和“自由概念”发展的历史。这是因为，自由是人的本质或本性，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有思想，因而有自由；禽兽没有思想，因而没有自由。然而，人类对人的本质自由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要经历一个过程，即一个人的自由→一些人的自由→全体人的自由。人们只有在这一过程的必然性中，才能真正认识人类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客观精神在人类历史的具体

① 《历史哲学》，第148—149页。

发展过程中，又表现为世界精神，因此，作为“自由意识的进步”的人类历史，同时又是世界精神从自然直接性的形式中自我解放而达到自身的过程，这也就是世界精神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世界精神自我意识的形成，必须遵循前后相继的四条基本原则：“实体的精神性”、美的伦理的“个性的形成”、“抽象的普遍性领域”、世界精神“以‘精神’的身份重新回到统一”。

以此为据，黑格尔着眼于广阔的历史空间和持久的历史时间，制定了一幅“绝对精神”从东方走向西方的“漫游图”：

1. 东方王国——在人类历史中，“绝对精神”在它的“少年时代”，起步于东方的亚洲。黑格尔所说的东方，包括中国、印度、波斯（埃及被黑格尔当作波斯的一个省）。东方王国，从“自由的概念”发展来看，由于精神沉潜在自然内部，因而只有专制君主一个人有自由，其他人不知道精神是自由的，结果都丧失了自由，这就像没有自己意志和见识的孩子服从父母一样服从专制君主；从世界精神自我意识形成来看，它处于“实体的精神性阶段”。

黑格尔指出：东方王国是从家长专制的自然整体中产生的、完整的、实体性的世界观。依照这种世界观，尘世政府就是神权政治，统治者也就是高级僧侣或上帝；国家制度和立法同时是宗教，而宗教和道德戒律，或更确切些说，习俗，也同时是国家法和自然法。“个别人格在这庄严的整体中毫无权利，没没无闻。”^①具体说来，在中国，其显著特征是人民都把自由看作是最卑贱的东西，认为自己与生俱来就是专给皇帝拉车，凡属精神（如伦理、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的一切，都离他们极其遥远。在印度，其显著特征是精神成为一种心不在焉的梦境和忘掉自己的放纵，因而印度人民的全部生活就是一连串的狂想、迷信和连带的奴隶化。在波斯，其显著特征是由于和西方的

① 《法哲学原理》，第 357 页。

关系，开始有了接近欧罗巴心性的人类伦理和人类的热情，但也只是接近而已；作为波斯一个省的埃及，由于地处“愚蠢环境”的非洲，精神成为沉溺于“自然”之中以及想从中脱身冲动的矛盾综合体。黑格尔认为：“狮身女首怪”可以算作“埃及精神”的一种象征。从兽体内探出人头，这表示“精神”开始从单纯的“自然的東西”里提高自己——摆脱了自然的東西的约束，比较自由地翘首四顾；不过还没有从它所加的枷锁里完全解放出来。^①

由上可见，在黑格尔那里，虽然同一性是具体的同一性，即内部包含着差别的同一性，而不是无差别的抽象的同一性，因而中国、印度、波斯（包括埃及）存在着差别；但是，从总体上讲，在人类历史中，它们都处于“绝对精神”的“少年时代”。

2. 希腊王国——“绝对精神”在它“少年时代”的母腹中就开始孕育产生未来，由于波斯世界和希腊世界的冲撞所引起的战争导致波斯的覆灭，“绝对精神”由此向西越过小亚细亚到达希腊，迈进了它的“青年时代”。这个王国，从“自由的概念”发展来看，已突破“少年时代”一个人的自由的阶段而进入一些人的自由的阶段；从世界精神自我意识形成来看，已突破“少年时代”“实体的精神性阶段”而进入美的伦理的“个性的形成”的阶段。

黑格尔指出：“到了希腊人那里，我们马上便感觉到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家里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精神’的园地。”^②这个王国的显著特征在于希腊人性格的核心，是“美”的个性。就这方面而言，希腊人生存完全是为了美的目的。希腊人的这种认识，集中表现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在那里边人类修饰他的身体，在自由美丽的动作、有力量的伶俐中，作成一件艺术品。希腊人首先锻炼他们自己的身材为美丽的形态，然后把它表现在大理石和

① 参见《历史哲学》，第243页。

② 同上书，第268页。

绘画中。”^① 例如，著名的维纳斯就是一个典型。在黑格尔看来，“青年时代”始于诗歌中的理想青年阿溪里斯，结束于现实的理想青年亚历山大大帝。“这两位青年不但在他们自身上给了人类美艳绝伦的画图，并且给了希腊的存在一个美满的典型。”^②

然而，在希腊王国中，世界精神虽然不再沉溺于“自然”（物质），它已挣脱了“自然”的桎梏。但由于这时希腊精神中的自由还没有表达自己的“材料”和“器官”，它不是绝对地自己产生的，它需要“自然”的刺激和它所提供的材料，因而不能不受到“自然”的限制，是自然形成的“精神的个性”，这就决定了其只能是一些人而不可能是全体人获得自由，其余人仍然身处奴隶的地位。

3. 罗马王国——希腊王国的这一局限，决定了“自由的概念”和世界精神的自我解放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绝对精神”继续向西，随着希腊人被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征服以后，它就进入它的“壮年时代”——罗马王国。从“自由的概念”发展来看，“壮年时代”与“青年时代”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一些人的自由；从世界精神自我意识形成来看，则由“青年时代”美的伦理的“个性的形成”的阶段进入“抽象的普遍性领域”的阶段。

罗马王国的显著特征，是“抽象的普遍性”克服了个人，使个人必须把自己的利益归于“抽象的普遍性”，并为之服务；同时，个人也获得一种回报，由于他们自身具有“普遍性”，因而其人格和权利获得了承认；但从总体上讲，这种“抽象的普遍性”又窒息了一切生机。在政治上，罗马人严格的贵族政体同人处于尖锐对立之中；在对外关系上，进行武力扩张；在个人生活上，人民必须为之牺牲一切；在风俗法律上，自私为己、严酷无情成为基本条件；在宗教上，崇拜“和平”、“恬静”、“安闲”、“忧伤”，又

① 《历史哲学》，第 287 页。

② 同上书，第 319 页。

为“瘟疫”、“饥馑”、“潮霉”、“热病”、“阴沟的神女”设立祭台，等等。

造成上述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壮年时代”世界精神虽然挣脱了“自然”的束缚，但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与“自然”处于尖锐对立之中。所以，黑格尔一方面承认罗马王国相对希腊王国是一个进步，但另一方面又异常厌恶“各个人必须牺牲自己来为这个抽象地普遍的目的服务”^①的王国。

4. 日耳曼王国——罗马王国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其灭亡的必然性，“绝对精神”进而到达西欧日耳曼王国（指欧洲心脏法、英、德三个地区），特别是德意志，最终进入了“客观真理与自由”统一的充满活力的“老年时代”。从“自由的概念”发展来看，它已突破“壮年时代”一些人自由的阶段，进入了全体人自由的阶段。因为精神的“真髓”在于“自决”即自由，在精神发展成熟时，当承认“良心”的制裁为合法时，个人对于他自己便是“法律”，这时自由就实现了，日耳曼王国已最终达到了这一点。从世界精神自我意识形成来看，它已突破了“壮年时代”“抽象的普遍性领域”的阶段，进入了世界精神“以‘精神’的身份重新回到统一的阶段”，最终消除了精神与“自然”的对立，精神把“自然”统摄于自身之内，达到了世界精神自我意识完满的实现。

黑格尔指出：“表面上，日耳曼世界只是罗马世界的一种继续。然而其中有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由之而必须更生——就是那个自由的、以自己为依归的‘精神’——主观性的绝对的固执。”^②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崭新的精神”是世界精神的最高表现，“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③

首先，在艺术上，德意志浪漫主义登上了最完美的艺术宝座。

① 《历史哲学》，第152页。

② 同上书，第388—389页。

③ 同上书，第489页。

在黑格尔看来，在东方王国中，印度和埃及等国的象征艺术的内容还没有进入到形式，物质吞没了精神。在希腊古典艺术中，内容真正地进入了形式并成为形式所固有的东西，表达极为完美，精神和物质完全融合为和谐的统一，但还没有超出形式。在德意志浪漫主义艺术中，精神不仅进入而且超出了形式，从而更明确地抓住了自己的本性，因而进入了比古典艺术更高的精神发展阶段。

其次，在宗教上，德意志路德宗教改革所形成的新教，成为一切宗教的最高形式，因为这一改革扬弃了以往一切宗教的局限性。它告诉人们：“人类靠自己注定要变成自由的，”^① 因为个人知道自己是充满了“神圣的精神”，我们在前面看到一切外在性的关系都瓦解了……“每个人必须在他自己本身里面去完成同上帝调和的工作。”^② 为此，黑格尔认为：“宗教改革自身——这是中古时代期终跟着那种黎明的曙光升起来的光照万物的太阳。”^③

再次，在哲学上，德意志黑格尔的学说达到了以往一切哲学都没有能够达到的终极真理，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因而它是结束人类认识的绝对真理。

最后，在国家制度上，德意志普鲁士国家机构达到了政治制度的顶峰。在黑格尔看来，“新教的英雄”腓特烈不但使普鲁士以一个新教国家的身份成为欧洲列强之一，而且他本人是一个哲学国王，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因而他所创造的君主立宪的普鲁士国家制度，是最高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政体可以使人人获得自由。在这里，黑格尔是把“自由的概念”的发展同政体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的。他认为历史上的东方王国的专制政体，只有专制君主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王国和罗马王国的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只有一些人是自由的；以普鲁士为代表的日耳曼王国

① 《历史哲学》，第464页。

② 参见同上书，第463页。

③ 同上书，第459页。

的君主立宪政体，则是全体人的自由。

据上所论，黑格尔断言：世界精神经历了从东方到西方的几千年行程之后，终于在日耳曼王国完成了对自由的认识，实现了自由；随着世界精神自我解放的完成和自我意识的形成，它终于“回到了自身”。所以，日耳曼王国是人类历史的终点。这就有如历史上生物的进化经历了一个从鱼→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猿猴→人的过程，今天的鱼已不可能进化为两栖类、两栖类不可能进化为爬行类、爬行类不可能进化为哺乳类、猿猴不可能进化为人一样；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太阳，在经历了东升西沉之后，已不可能再次从东方升起，西欧的日耳曼世界将永远占据世界的中心，东方的落后国家和民族，不可能再度辉煌。

毋庸讳言，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有一种宏观的历史感，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①然而，他的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最终闷死了其中的合理思想。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发表了如下一段著名的评语：“一般说来，历史哲学所提供的东西非常之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在这里，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在这门科学中，马克思恩格斯向前迈了最大的一步，而黑格尔在这里则已经老朽不堪，成了古董。”^②

黑格尔“老朽不堪，成了古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形而上学地为人历史的发展规定了一个终点。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则，人类历史的发展本应是永无止境的；然而，他却又从唯心主义体系的需要出发，背叛了自己。黑格尔之所以津津乐道于世界，目的在于突出日耳曼；他之所以注重“绝对精神”的“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1页。

游”，目的是为了“停留”于欧洲的日耳曼；他之所以以他的思辨哲学中少有的生动笔调描写“太阳”的“东升”，目的在于突出“太阳”“西沉”之后不可能有第二次“东升”。

黑格尔从“欧洲中心论”出发，预言太阳不可能再次从东方升起。从理论上讲，其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

第一，唯心史观。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作世界的本原，唯心主义地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①“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说明黑格尔反对斯宾诺莎和费希特割裂人与自然，他把“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反对用人的思想和意见去说明历史，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不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在这些动机背后，还有应当而且必须加以探究的动力。这是黑格尔的深刻之处，但他却把这个动力曲解为“绝对精神”，主张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进而用“绝对精神”来臆造人类历史发展“东升西沉”之后便终止在西方的预言，从而使整部人类文明史都可笑地转化为他的“绝对精神”的运动史。

第二，资产阶级的自我中心主义。黑格尔虽然不再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发展的、有内在联系的过程，但是，他却站在欧洲资产阶级立场上，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欧洲中心论”特别是“日耳曼中心论”的根据来加以展开。所以，在黑格尔那里，当太阳西沉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6页。

后，艺术在德意志浪漫主义艺术中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宗教在它的一种特殊形式——路德宗教改革所形成的基督教新教中获得了绝对的意义；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对自身完全的、真正的认识，“国家理念”在普鲁士伪善的等级制度中得到了实现。从而一切发展都终止了，一切矛盾都调和了，哲学和宗教结成了“亲家”，精神和现实跳起了“小步舞”。由此，他把西方的“现实”改换成“现存”，认为西方的一切“现存”的都是合理的，并将永远如此下去。此外，黑格尔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从东方走向西方的世界性过程中，四个时代的每一个王国都有它一定的特殊原则，一种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精神”，历史的发展是通过一系列的“世界历史民族”来实现的。一个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新纪元”和开创新时代和新王国的民族，就是“世界历史民族”。在这里，黑格尔把所谓没有开创过历史“新纪元”的印第安人、非洲黑人、斯拉夫人等民族，称作“非世界历史民族”，排斥在人类社会历史之外；同时，即使是对“世界历史民族”，他也不一视同仁，而是极力提高西方民族而贬低东方民族。这些都是错误的。

第三，地理环境决定论。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矛盾的，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黑格尔受孟德斯鸠的影响，看到了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认为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绝对精神而不是地理环境。他说：“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多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了。”^① 另一方面，黑格尔在具体论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为了论证“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又借助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欧洲温和的气候、高山和平原、陆地和海洋合理的交

① 《历史哲学》，第 123—124 页。